

陶渊明诗文与《形影神》互证及相关问题探析

王京州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摘要:以陶证陶的方法在陶渊明诗文注释和研究中多有运用,然而尚未见有人予以揭示。本文首次提出以陶证陶的概念和方法,并以《形影神》为例分析了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对此方法的运用。其贡献主要在于对惯用语的分析和诗歌意蕴的阐释上,而在思想层面则较少发挥,尤其对“形”、“影”、“神”三词的内证付之阙如。三词在陶渊明诗文中屡屡出现,可谓是陶集中的常用语和关键词,《形影神》诗的对话结构,似无需借鉴或反对他人才能提出。

关键词:以陶证陶 《形影神》 《笺证稿》

中图分类号: I 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2013)03-0006-(06)

以陶证陶,指在陶渊明的诗文中寻找内证,用以阐释文意或笺注诗篇,进而探赜作品内涵及诗人思想的方法。早在宋汤汉的《陶靖节诗注》中,就率先使用了这种方法,如汤氏于《饮酒》其十八“子云性嗜酒”篇下注引《五柳先生传》“性嗜酒,家贫不能常得,亲旧或置酒招之,造饮辄尽”,以说明“此篇盖托子云以自况”之深意^[1]。《形影神并序》是陶集中的代表作品,马璞《陶诗本义》卷二以为“渊明一生之心寓于《形影神》三诗之内”^[2],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称之为“最可窥见其宗旨者”^[3],并以此诗为主发掘陶渊明自然、名教合一的新自然观,同时以《归去来兮辞》、《自祭文》、《五柳先生传》等文反复互证,堪称以陶证陶的典范之作。

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以下简称《笺证稿》)一书撰成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三十年后在大陆印行。《笺证稿》以陶澍《靖节先生集》、古直《陶靖节诗笺》和丁福保《陶靖节诗笺》为基础,间证以车柱环《陶潜诗补笺稿》及杨勇《陶渊明集校笺》,并案以己意。笺证旁征博引,

兼采众籍,以揭橥语典出处,而其中征引最多的反而是陶集本身,可谓是集大成式地运用了以陶证陶的方法。《笺证稿》对以陶证陶方法的使用,自有卓绝贡献,然而也有不足之处。

《笺证稿·形影神并序》明确征引陶诗计二十四首、二十七次,陶文计五篇、七次,合计二十九篇、三十四次。其中《游斜川》、《杂诗》其五、其八,《归去来兮辞》、《自祭文》都分别征引了两次。王叔岷认为“渊明之诗,用《论语》、《庄子》特多”^[4],《形影神》三诗“受《庄子》影响甚深”,以王叔岷征引《庄子》之多,亦不过二十五次(其中还有十次是转录“古笺”和“车补笺”),可推“以庄证陶”反不如“以陶证陶”为多。《笺证稿》在同一条下征引典籍时,多将陶集内证置于首位,如“老少同一死,贤愚无复数”句下,《笺证稿》将《与子俨等疏》、《挽歌》置于《古诗十九首》、曹操《精列》等引文之前,不复以时代先后为序,更可见《笺证稿》对以陶证陶方法的重视^[4]。具体征引情况详见表1。

收稿日期: 2013-04-28

作者简介: 王京州(1977-),男,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

表1 《笺证稿·形影神》“以陶证陶”使用表

原文	引陶一	引陶二	按语(兼及引陶三)
言神辨自然 以释之	《归园田居》一: 久在樊笼里, 复得反自然。	《归去来兮辞序》: 质性自然, 非矫厉所得。	陶公生性, 及一生归宿, 皆不离自然二字。
好事君子, 共取其心焉	《五柳先生传》: 尝著文章自娱, 颇示己志。		三诗正陶诗示志之作, 故冀“好事君子共取其心”也。
天地常不没, 山川无改时	《拟古》九: 种桑长江边, 三年望 当采, 枝条始欲茂, 忽值山河改。		彼言“山河改”, 乃喻晋室革易, 与此言“山川无改时”, 取义有别。
谓人最灵智, 独复不如兹	《感士不遇赋》: 咨大块之受气, 何斯人之独灵。		
适见在世中, 奄去靡归期	《祭从弟敬远文》: 年甫过立, 奄 与世辞, 长归蒿里, 邈无还期。		
但余平生物, 举目情凄洒	《荣木》: 静言孔念, 中心怅而。		情可言凄, 不可言洒。……而犹然也, 后人不得其义, 妄改为洒。
我无腾化术, 必尔不复疑	《杂诗》八: 正尔不能得。	《饮酒》一: 逝将不复疑。	
存生不可言, 卫生每苦拙	《五月旦作和戴主簿》: 既来孰不 去, 人理固有终。		
诚愿游昆华, 邈然兹道绝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 远》: 邈与世相绝。	《咏贫士》五: 邈然不可干。	《归去来兮辞》: 帝乡不可期。
身没名亦尽, 念之五情热	《和刘柴桑》: 去去百年外, 身名 同翳如。	《游斜川》: 念之动中怀。	《乙酉岁九月九日》: 念之中心焦。
立善有遗爱, 胡可不自竭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 口》: 养真衡茅下, 庶以善自名。		然养真之善, 乃谓生死皆能自得, 固与此言立善异义矣。
大钧无私力, 万物自森著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 林》一: 夏木独森疏。	《读山海经》六: 洪柯百万寻, 森散覆旻谷。	陶公三用“森”字, 均佳。
人为三才中, 岂不以我故			“岂不”一词, 陶诗习见, 详《饮酒》第三首。
结托善恶同, 安得不相语	《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安得不 为欢。		
彭祖爱永年, 欲留不得住。	《杂诗》五: 壑舟无须臾, 引我 不得住。		
老少同一死, 贤愚无复数	《与子俨等疏》: 天地赋命, 生必 有死, 自古圣贤, 谁独能免?	《挽歌》三: 千年不复朝, 贤达无奈何。	

日醉或能忘， 将非促龄具	《游斜川》：中觴纵遥情，忘彼千 载忧。	《连雨独饮》： 试酌百情远，重觴忽忘天。	忘忧，此半醉之境。……忘天，乃 大醉之境。
同上	《赠刘柴桑》：时忘四运周，《和郭 主簿》：聊用忘华簪。	《与殷晋安别》： 淹留忘宵辰。	陶公喜用忘字，……皆其证。
立善常所欣， 谁当为汝誉	《自祭文》：匪贵前誉，孰重后 歌？		则陶公固非重人誉者矣。
甚念伤吾生， 正宜委运去	《赠羊长史》：得知千载外，正赖 古人书。	《杂诗》八： 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	……正犹但也。……正犹即也。取 义有别。
纵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惧	《还旧居》：常恐大化尽，气力不 及衰。		彼时尚未达此不喜、不惧之境也。
应尽便须尽， 无复独多虑。	《自祭文》：余今斯化，可以无 恨。	《杂诗》五：每多忧虑。	

限于著述体例，《笺证稿》在征引诗文后一般即戛然而止，无复多作说明，间有按语，既简且精，一般不会展开讨论。该书在笺释《形影神》三诗时对以陶证陶方法的使用，其成就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层面。

首先是惯用语的层面。如“念之”、“岂不”、“忘”、“爱”、“正”等。

《游斜川》“念之动中怀”，《乙酉岁九月九日》“念之中心焦”，均可与《影答形》“念之五情热”遥相呼应。见表1。此外，念之或作“念此”，如《杂诗》其二“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其五“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等。王叔岷重在阐释形式完全相同的词汇，“念此”的用例未揭。

《笺证稿》云“‘岂不’一词，陶诗习见，详《饮酒》第三首。”^[4]查《饮酒》其三“所以贵我身，岂不在一生”句下笺证，共引八句陶诗以“岂不”起句者，用以证明“陶公喜用‘岂不’一词”^[4]。

“忘”在陶集中屡见，世路嶮巇，民生多艰，陶渊明在饮酒中忘记了时间的流驶、人生的无常以及面临死亡的逼仄之境。按，陶集中除《笺证稿》所举五处之外，尚多有使用“忘”字之句，如“欲辨已忘言”（《饮酒》其五）、“岂忘游心目”（《赠羊长史》）、“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等。

《神释》有“彭祖爱永年”句，《笺证稿》于其下云“陶公五言，喜于第三字用‘爱’字。”可谓独具慧眼，不仅指出陶诗喜用爱字，且指出其多嵌于第三字。《归园田居》其一“性本爱丘

山”句下王叔岷共征引八句陶诗，皆第三字用‘爱’字者^[4]。“爱永年”一作“寿永年”，据此便不足据。

黄庭坚云“‘正赖古人书’、‘正尔不能得’、‘正宜委运去’，皆当时语；而或者改作‘上赖古人书’、‘止尔不能得’，甚失语法。”^[5]通过抽绎相同句法的陶诗，证知“正”为当时常用语。王叔岷则指出“正赖古人书”之“正”与“正尔不能得”之“正”含义有别，显示王叔岷对黄庭坚观点的承继和纠驳。

其次是美学的层面。如“森”、“改”、“靡归期”等。

《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归林》其一“夏木独森疏”之“森疏”，与《读山海经》其六“森散覆昞谷”之“森散”，及《神释》“万物自森著”之“森著”，含义一致，都是“密布”之义，然而用语不同，避免了雷同之感，故“三用森字，皆佳”^[4]，一为现实之景，一为神话之境，一为抽象说理，各不相同，各有千秋。

《拟古》其九“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形赠影》：“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同是山川，一云“改”，一云“不改”，为什么呢？王叔岷按语云“彼言‘山河改’，乃喻晋室革易，与此言‘山川无改时’取义有别。”^[4]说不改是从理性的角度着眼，说改是从情感的角度着眼，因为时势变异，对于诗人来说，放眼山川，却满目疮痍。

《形赠影》：“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说理曲折而动人，然而毕竟从理性入手，缺乏形象。《笺证稿》将《祭从弟敬远文》“年甫过立，奄与

世辞，长归蒿里，邈无还期”与此比观，则陶敬远的英年早逝正是对人生无常、形体易朽的最好说明。两相对照，《形赠影》诗的悲情意味更加凸显。同理，“谓人最灵智，独复不如兹”句下似可引出《祭从弟敬远文》“物久人脆”语，其对万物长存而人生易逝的概括更加精炼，因而也更富有张力。

在思想的层面上，王叔岷较少使用以陶证陶的方法，仅“立善有遗爱，胡可不自竭”句下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途口》。“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句，并下按语说“然养真之善，乃谓生死皆能自得，固与此言立善异义矣。”而对“自然”、“酒”、“名”、“化”等关涉陶渊明思想的重要词汇反而没有引用其它诗文予以证明，互相生发，不免让人遗憾。

当然“陶集篇篇皆有酒”，“篇篇劝我饮，此外无所云”，陶诗以酒为题者，即有《饮酒》、《述酒》、《止酒》，如果详引有酒的诗文，则不胜其烦。而且陶公爱酒，人所共知，似不必再烦赘引，然而“自然”、“化”等解读陶渊明思想的关键词，《笺证稿》并未将陶集中的主要用例列出，则是其缺憾。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称：“陶集的注释仍然有新的余地等待开发，这样说是基于如下的认识：陶渊明不仅是诗人，同时也是哲人，他有很深刻的哲学思考。他的诗文中所用的一些词语，如果仅从字面上看会觉得很简单，如果联系他的哲学思考，就会发现具有深意，有的甚至代表着某种哲学范畴，如‘自然’、‘化’、‘真’等。对于上述这类词语，有的注本忽略了未加注释，有的仅仅作一般词语来注，这样尚不足以深入陶渊明的思想、人格和情趣。如果在一般的字义、词义、典故的注释和‘记识其事’的笺释之外，注意思想义理的阐释，陶集的注释也许会有一个新的面貌。”^[6]袁行霈所云，很可能便是有鉴于王叔岷《笺证稿》等注本于此未加注意而发出的。他曾在《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一文中通过对“自然”、“化”、“真”三个关键词在陶集中的用例（其中“自然”用了四次，“化”用了九次，“真”用了五次），进而分析与之相关词汇（如“天”、“天道”、“淳”等）的运用，从而总结出陶渊明乐天、顺化、任真的思想特点^[6]。在此，袁行霈使用的也是以陶证陶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恰好弥补了王叔岷《笺证稿·形影神》留下的缺憾。

然而让人不解的是，通观王叔岷《笺证稿》、

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及历代评陶注陶者，除清吴瞻泰辑《陶诗汇注》卷二引汪洪度指出“《形赠影》乃‘挥杯劝影’之言”外，对《形影神》中尤为关键的三个词语，“形”、“影”、“神”，却很少利用陶集内证来分析，以此来看，“以陶证陶”方法的运用仍大有可为的空间。

查检《形影神并序》之外陶渊明诗文对“形”、“影”、“神”的用例，列为表2。

由表2可见，除《形影神并序》外，陶渊明诗文中有一十一处用到“形”，其中有七处来自诗歌，四处来自散文或赋。陶渊明对形体的思考可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主要是讨论隐居还是出仕的问题，“形迹”一词可以涵盖。形体被驱赶着，辗转奔走，又似乎被禁锢住了，寸步难行；然而“真想”、“素襟”是确定的，金石不渝。第二种形式讨论的是生和死的问题，“形骸”一词可以涵盖。人生百年，转眼已逝，犹如电闪星流，“适见在世中，奄去靡归期”（《形赠影》），“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悲从弟仲德》），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陶渊明诗文有九处用到“影”，除《感士不遇赋》“山嶷嶷而怀影”、《归鸟》其一“景庇清阴”、《九日闲居》“往燕无遗影”外，有六处所指为人影。陶渊明似乎对身影的意象情有独钟，他把长子陶俨出生前的自己说成是“顾惭华鬓，负影隻立”；又用“绝影穷居”来描述高士的远迈世俗，隐居山林，意味着在人间连踪影也不见了；独自出游的自己因为有了影的陪伴，似乎并不孤单，所谓“偶影独游”；独自饮酒也幸而有影的相依，稍许慰藉了无尽的寂寞，“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在陶集中，“神”的意思五花八门，有神州、神情、神态，也有神界、神灵、神物，都与心灵、灵魂的意思相差甚远，其中《感世不遇赋》“禀神志以藏照”、《闲情赋》“神飘飘而不安”与心灵意思差近，《祭从弟敬远文》“神其有知”则接近灵魂的含义。在陶渊明的笔下，表达灵魂的概念似以用“魂”字为多，如《拟古》其四“颍基无遗主，游魂在何方”；《祭程氏妹文》：“莹莹游魂，谁主谁祀”《自祭文》“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等。

陶渊明不仅在诗文中大量使用“形”、“影”、“神”三词，以及与此相关的词语如“身”、“魂”、“心”等，而且“形—影”、“形—神”两组二元结构在陶集中均已出现。“形—影”的结构

见于《闲情赋》，“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阴，慨有时而不同”。“形一神”的结构则多以“形一魂”或“形一心”代替，如《挽歌辞》其一“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归去来兮辞》“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连雨独饮》：“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等。

表2 《陶渊明集》形、影、神用例表

	出处	原文
形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答庞参军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	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
	戊申岁六月中遇火	形迹凭化往，灵府常独闲。
	连雨独饮	形骸久已化，心在复何言！
	悲从弟仲德	翳然乘化去，终天不复形。
	拟挽歌辞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感世不遇赋	寓形百年，而瞬息已尽。
	归去来兮辞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
	归去来兮辞	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影	扇上画赞	形逐物迁，心无常准。
	命子	顾惭华鬓，负影隻立。
	时运序	偶影独游，欣慨交心。
	读史述·夷齐	天人革命，绝影穷居。
	杂诗其二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饮酒序	顾影独尽，忽焉复醉
	闲情赋	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
	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
	读山海经其九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
	感世不遇赋	禀神志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
神	闲情赋	思宵梦以从之，神飘飘而不安。
	祭从弟敬远文	神其有知，昭余中诚。

逯钦立先生《〈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称“慧远不特为佛义而论神形，抑且因此佛影，而铭（按指《佛影铭》）中兼及形影神。……影之与神发生因缘，始于此时此事，渊明形影神之命题，必针对此事为之。而此诗之撰作年代，似亦可定，即必在义熙九年以后是也。以形影神三物，命一新题，乃渊明取慧远法论字眼，有意合之者。使果如上述，则此诗宗旨与慧远之

论点，若非从同，即必有异。此同此异，且至关渊明之思想。”^[7]此论一出，影响甚大，拥护者有之，反对者有之。逯钦立对《形影神》创作背景的推论之所以重要，在于其关涉两大问题，一是陶渊明对于佛教的态度，二是《形影神》诗的系年。而有些学者在接受逯说的同时，并有所扬弃，袁行霈《陶渊明年谱汇考》于“晋安帝义熙九年”下征引逯说，按语称“逯氏所论不无可能，

姑从之”，似并不坚信^[6]，又在《陶渊明的哲学思考》中称“陶渊明的《形影神》一方面针对慧远，认为形会灭，神也会灭。另一方面又不仅是针对慧远，陶渊明在形神这一传统的命题之外又加了一个‘影’。”^[6] 邓小军亦同意逯钦立之说，将《形影神并序》系于义熙九年，认为“其说可从”，一方面认为“渊明《和刘柴桑》、《形影神并序》、《桃花源记并诗》是回应或包含回应庐山佛教的文献”，但另一方面却只承认“庐山佛教徒建斋誓文、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是这场论争的背景性文献”，不再提及《佛影铭》^[8]。形尽神不灭是佛学中极重要之观点，若认为神随形灭，则是立旨反对佛教；而慧远立佛影的时间是确定的，据此又可推证《形影神》的创作时间。袁行霈、邓小军均不承认《佛影铭》是引发陶渊明创作《形影神》的重要前提，实际上即是对此诗系于义熙九年的否认，然而同时又继承逯说将其系于此年，前后矛盾，无法自圆，但二人做法又可视为其对逯钦立指认《佛影铭》为《形影神》背景性文献怀有潜在的疑虑。陶渊明真的需要借鉴慧远，才能提出形影神的对话结构吗？以陶集对形、影、神的熟练运用及已拈出“形-影”、“形-神”的二元结构来看，陶渊明《形影神》的创作可能是自出机杼，无须袭用他人。逯钦立先生认为其为反对《形尽神不灭论》、《佛影铭》而作，恐为捕风捉影之谈。

综上所述，以陶证陶的方法可以追溯到宋人注陶论陶者，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集大成地运用了这种方法。其对以陶证陶的运用主要体现在惯用语、美学两个层面上，在思想层面上则较少阐发。通过揭示形、影、神在陶集中的广泛运用，并进而指出“形-影”、“形-神”两组二元结构在陶渊明笔下的提出，旨在说明陶渊明在传统中充分汲取滋养，并已在诗文中熟练使用，形、影、神不啻是陶集的常用语，也是关键词，对于理解陶渊明的诗文意象和思想至关重要，并进一步动摇了逯钦立“反佛说”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汤汉. 陶靖节诗注 [M]. 宋刻本(卷三): 42.
- [2] 北京大学中文系. 陶渊明诗文汇评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36.
- [3]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初编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1. 220.
- [4] 王叔岷. 陶渊明诗笺证稿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1.
- [5] 朱太忙. 陶渊明诗话 [M]. 上海: 广益书局, 1936. 5.
- [6] 袁行霈. 陶渊明研究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9. 5.
- [7] 逯钦立. 《形影神》诗与东晋之佛道思想 [A]. 逯钦立文存 [C]. 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269.
- [8] 邓小军. 陶渊明与庐山佛教之关系 [J]. 中国文化, 2001(17): 147.

注 释:

- ① 文本内证的注释法, 有类于校勘学中的本校法, 其广泛运用于各类典籍的注释中, 自不待言。就诗文而论, 杜诗研究于此运用似最为广泛, 且已有学者提出“以杜证杜”的概念, 如莫砺锋《朱鹤龄杜诗辑注平议》称: “朱氏用的是以杜证杜之法, 即以杜甫的其它诗句来证明杜诗的真实含义。一部杜诗是一个完美的整体, 不同的篇章字句是可以用来互相发明的。”见《古典诗学的文化观照》, 中华书局 2005 年。
- ② 按, 诗题当作《酬刘柴桑》。本表所列陶集诗文, 直接从《笺证稿》按语中摘出, 不一一注明。下同。
- ③ 前句为崔道融《寓吟集》诗首句, 后为白居易《效陶潜诗》绝句末二句。
- ④ 按陶渊明《杂诗》其二有“欲言无予和, 挥杯劝孤影”句, 汪洪度所论, 当针对此篇而发, 这正是利用陶集内证产生的诗文间的相互映发。

(责任编辑 秦 川)